罗莎·卢森堡范式:从帝国主义到全球化

张　梧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深刻的空间意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扩张性、空间依赖性与空间矛盾性,因而对后来的空间批判理论具有典范性意义。与从历史纵向维度把握帝国主义的列宁范式不同,罗莎·卢森堡范式从空间横向维度批判帝国主义,二者差异的根源在于如何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列宁范式继承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在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看到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而罗莎·卢森堡范式则将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性寄托于资本主义外部空间。在全球化时代,相比列宁范式,罗莎·卢森堡范式更具有理论穿透力,这是由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罗莎·卢森堡范式低估了资本主义空间内部殖民的潜力,这暴露出罗莎·卢森堡范式的哲学缺陷,即停留在直观的经验主义,把扩大再生产理解为物的再生产,而没有看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由此构成了罗莎·卢森堡范式的理论限度。

关键词: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全球化;空间批判

中图分类号:B 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2-0034-08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资本逻辑日益呈现出深刻的空间效应。在此情形下,列斐伏尔、苏贾、大卫·哈维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形成了备受瞩目的空间批判理论。在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到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中,罗莎·卢森堡始终是无法绕过的关键人物。她的资本积累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因而从空间布展的横向维度上把握资本主义。她的资本主义批判具有鲜明的空间意蕴,构建了“罗莎·卢森堡范式”,是随后兴起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乃至当代空间批判的理论先声。

虽然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直接肇端于帝国主义时代并在其生前饱受批判,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因而在当代出现了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复兴。有论者指出:“仿佛是对其理论自身命运的一种预见,卢森堡曾在一篇纪念马克思的论文中表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某些理论和见解因为其超前性,可能会暂时遭到搁置;而一旦时势到来,这些武器就会被发掘出来,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卢森堡的观点。自卢森堡死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她的那些极具创造性和预见性的思想重新被发掘出来,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掀起一阵阵研究热潮。”①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何以具有典范性意义?罗莎·卢森堡范式为何能在全球化时代被激活?面对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罗莎·卢森堡范式又有哪些局限性?这便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典范性意义

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批判为何能被称为“罗莎·卢森堡范式”?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梳理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在罗莎·卢森堡看来,为资本积累而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依据不断追求增殖的资本本性,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具有强制必然性,“扩张事实上成为

收稿日期:2020-01-08

作者简介:张梧,男,上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研究”(项目编号:19JD710003)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① 熊敏:《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 页。

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成为个人资本家生存的经济条件……扩张成为一个生存的条件。因此,也出现了再生产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进行的倾向”①。为资本积累而强制扩张的事实表明,资本积累注定是一场深刻的空间实践,这正是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批判之所以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根源所在。

罗莎·卢森堡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为资本积累而扩大再生产,这便不同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出发批判资本主义。为何罗莎·卢森堡要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出发,而非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出发?她甚至直接跳过《资本论》第一卷,而从《资本论》第二卷的资本流通过程开始帝国主义批判。这是因为,她意识到,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存在着断裂的风险,即剩余价值虽然被生产出来,但却无法实现,此即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一跃”。卢森堡指出:“代表新资本和新剩余价值的追加的商品量必须得到实现,这就是说,转化为货币。只有这个转化已经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说是已经实际上发生。”②资本扩大再生产要想周而复始地运转,必须要将上一轮生产的商品迅速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而投入到下一轮投资中,如此才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要想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实现过程,那就必须把上一轮生产的商品卖出去,这就有赖于市场需求。那么,这个需求从何而来?有人会说,需求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在扩大,但是需求也在增长。然而,卢森堡并不如此认为,“好,但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是把问题从这个时刻推到下一个时刻。在我们假定积累已经开始和增加的生产在下一年里向市场投放甚至更大数量的商品之后,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那我们从什么地方找到顾客来购买这一批甚至更大数量的商品呢?我们是否这样回答:这批数量增大的商品将再次在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以再次扩大再生产,等等,每年如此,这是不是可以呢?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旋转木马,它在天空中自我旋转。那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即货币资本的积聚,而是相反: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是全部商品的唯一顾客,除去他们必须拿出来维持工人生活的那一部分——如果他们总是必须拿出自己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实现剩余价值,那末,利润的积聚,为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就不可能发生。”③与马克思不同,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需求其实已经计算在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中,因此,新增加出来的需求不能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两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只能来自外部。

于是,罗莎·卢森堡便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外部的非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在资本主义外部,无条件地通过非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阶层及社会形态,才能找到购买者。”④她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换并不是一次交换,而是两次交换:第一次交换是资本主义将用于积累的物质资料卖给非资本主义,并从那里获取货币,这样物质资料的价值也就实现了,但是,仍然缺少生产要素,这就产生了第二次交换,即用从非资本主义世界获取的货币再向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由此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才得以实现。事实上,帝国主义阶段作为资本积累条件的非资本主义环境,其主要作用已由剩余产品的销售市场转变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这便是资本主义世界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

至此,罗莎·卢森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秘密”: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非资本主义。她指出,“总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

---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9 页。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13 页。
③ 卢森堡、布哈林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柴金如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 页。
④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283 页。

及社会结构形态的。”①正如马克思用“工人养活资本家”的事实揭穿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幻象,罗莎·卢森堡则是用“资本主义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的事实揭穿了“非资本主义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幻象。资本主义在空间上具有外部依赖性,无法离开非资本主义而独自存在。她甚至强调,这种外部依赖性始终贯穿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资本主义历史地生于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中”②。

更为重要的是,罗莎·卢森堡据此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空间上具有扩张性,不断消灭非资本主义空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对非资本主义空间具有依赖性,无法离开非资本主义而独自存活。一旦非资本主义空间被消灭殆尽,那么资本主义也就走向终结。正如她所说,“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③。

在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展开过程中,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深刻的空间意蕴。首先,资本积累的强制扩张性从根本上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空间性。其次,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依存关系表明了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外部依赖性。最后,资本主义内在的空间扩张与其外部的空间依赖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所以,对后来的空间批判理论而言,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无疑具有典范性意义,构成了“罗莎·卢森堡范式”。罗莎·卢森堡范式是从马克思通向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关键环节。

二、罗莎·卢森堡范式与列宁范式的差异及其根源

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典范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与列宁的理论差异。同样面对帝国主义现象,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从不同维度分别展开批判:列宁依据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形态转变,从资本主义历史的纵向发展维度批判帝国主义,将帝国主义定位在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罗莎·卢森堡则从资本积累的横向扩展维度批判帝国主义,把握到资本主义世界与非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由此开启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视角。

问题在于,罗莎·卢森堡范式与列宁范式的差异源于何处?要想解开这个问题,人们需要重新回到那个触动罗莎·卢森堡重构资本积累理论的关键问题,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正如有论者所说,“罗莎·卢森堡强调‘积累问题,也就是,以资本化为目的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和危机中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④。也正是在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上,罗莎·卢森堡范式与列宁范式产生了重大的差异。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过程来看,剩余价值在自我实现的环节上确实存在着断裂的风险。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一篇第二章“生产资本的循环”中专门讨论了“货币积累”和“准备金”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信用体系正是为了克服剩余价值实现的断裂风险而出场。资本家为了防止扩大再生产的中断,必须要预付一定的贮藏货币,这种潜在的货币形式是一种用于预付的准备金,这也正是信用体系和银行借贷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得以凸显的根源。希法亭正是由此出发,详尽讨论了金融资本问题。随后,列宁将金融资本问题纳入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加以分析。列宁指出,“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

---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289 页。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290 页。
③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376 页。
④ 何萍:《罗莎·卢森堡的危机理论——重读〈资本积累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①于是,列宁开始分析银行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新作用。在自由竞争阶段,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资金流转的“中介人”。但是到了垄断阶段,尤其是在银行业垄断之后,银行通过“把大量资本‘收集’在自己手里”的方式而使得“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②。随着银行业的垄断,金融资本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正如列宁所说:“20 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③所以,列宁认识到了金融资本的形态转变,由此把握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历史性特征,因而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上透视帝国主义现象。

同样面对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马克思、希法亭和列宁从资本主义内部出发,探讨了银行信用与金融资本的出场逻辑,而罗莎·卢森堡却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外部,错过了对于信用、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讨论。这是为什么？这并非因为罗莎·卢森堡对银行信用和金融资本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她不认为银行信用和金融资本能够彻底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进而确保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延续性。在马克思逝世后,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曾经围绕信用制度发生过理论论战。伯恩斯坦注意到,信用制度的弹性和工业卡特尔的兴盛,使得资本主义的危机得以极大缓解。而罗莎·卢森堡则充分注意到了信用制度的破坏性,她认为信用制度非但不能缓解危机,还会激化危机。在她看来,正是信用制度的出场,才使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失去节制,促使资本流向高风险的投机,从而使得消费和生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惊险的一跃”因为信用制度而更加“惊险”。所以,罗莎·卢森堡在讨论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时,放弃了有关信用和金融资本的讨论,并将视野转向到了资本主义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空间,因而在空间的横向联系维度上把握帝国主义现象。

罗莎·卢森堡没有充分注意到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区别,也没有注意到金融资本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段性变化,而后者正是希法亭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范式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既不是单纯的工业资本,也不是单纯的货币资本,而是既能支配工业生产,又能支配货币资本的新资本形态。而罗莎·卢森堡在资本流通的意义上审视金融资本,未能发现金融资本的历史性特征。正如埃克什坦所说:“很清楚,为了积累总是必须有更多的钱;因为寻找任何投资的资本首先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的。这种货币的追加对于整个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构成全部信用制度的基础,因此,只有当人们理解了支配货币流通、特别是货币的追加的机制的时候,才能理解信用制度。所以马克思特别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在《资本论》很合适的几章中,这种探讨占了很大篇幅,奇怪的是卢森堡同志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这些论述。”④如果罗莎·卢森堡能看到金融资本的历史性特征,就能发现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同以往资本主义生产的差别,也就能在横向结构的基础上融入纵向的历史性视野。

正是在如何实现剩余价值的问题上,列宁范式从金融资本出发,发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因而从时间的纵向维度上把握帝国主义;而罗莎·卢森堡范式则没有讨论金融资本问题,转而讨论资本主义的外部依赖性问题,因而从空间的横向维度上把握帝国主义。

三、罗莎·卢森堡范式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激活

虽然罗莎·卢森堡范式与列宁范式各有胜场,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从帝国主义时代进入全球化时代,

---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 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第 33 页。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单行本),第 38 页。

④ 埃克什坦:《评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 年第 4 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2 页。

相比于列宁范式从纵向发展维度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罗莎·卢森堡范式强调资本积累的空间维度,因而在解释全球化问题上更具解释力。近年来,人们不难发现,罗莎·卢森堡范式在全球化语境中被不断激活,备受当代空间批判理论家们的高度重视。

例如,依附论对资本主义空间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显然受到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影响;世界体系论则关注到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这与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如出一辙。哈维更是指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便会停滞。这些后来者的相关思考表明,罗莎·卢森堡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横向分析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被重新激活。

与列宁范式相比,为何罗莎·卢森堡范式在全球化时代更能凸显其理论解释力并对后来的空间批判理论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呢?这是因为,罗莎·卢森堡范式退回到了资本的流通领域,而这正是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重要起点。“从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批判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再到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现象,即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现象的理论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定位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出发去把握资本主义空间现象。”①

从表面上看,罗莎·卢森堡范式乃至当代西方空间批判理论回到资本流通过程的理论努力似乎是一种理论倒退,这正是当年列宁批判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依据。在把握帝国主义实质的问题上,究竟是从资本生产过程出发还是从资本流通过程出发? 这是当年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此问题上,列宁坚持从生产过程出发,以生产集中为起点,由生产集中而导致资本集中、由资本集中而导致垄断。所以,列宁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归结为垄断,同时强调垄断的实质是攫取垄断利润。在列宁看来,罗莎·卢森堡将资本积累问题重新归结为市场问题。按照罗莎·卢森堡的逻辑,资本主义要想持续地扩大再生产,就需要由外部提供市场需求。于是,罗莎·卢森堡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依存关系理解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二次交换问题。初次交换是非资本主义社会购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由此获得货币,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二次交换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用货币资本购买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由此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既然罗莎·卢森堡在交换的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她的帝国主义批判是从生产领域退回到了流通领域。而这正是当年马克思严厉批判蒲鲁东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在生产领域中得以揭示的,而非在流通领域得以揭示。与此相似,帝国主义的内在逻辑也应该在生产领域得以说明,而非在资本流通的市场领域得以阐明。从这一角度看,列宁看似是正确的。

然而,在帝国主义问题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而是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而要讨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脱离流通领域,亦即不能回避市场问题。正如有论者指出:“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否定市场恰恰会否定生产,肯定市场才能真正肯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地位。希法亭从流通出发,是为了(至少其结果是)否定流通。他的由银行资本支配的‘金融资本’概念本身,就是在用银行这一‘看得见的手’取代资本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②同样的道理,罗莎·卢森堡也是如此,她从再生产的视角理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经济实质,必然要正视市场在资本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与罗莎·卢森堡范式相比,列宁范式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化与垄断化的趋势,而排除了市场因素。但是,市场流通环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不能被忽视的。例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批判中所强调的资本输出,正是宗主国为了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而去争夺和占领市场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垄断资本

① 张梧:《资本流通过程与当代空间批判》,《哲学动态》2017 年第 3 期。

② 姚顺良等:《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1 页。

主义所追求的垄断利润,不是直接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是“恰恰是已创造价值通过流通过程的再分配”①,亦即无法离开流通领域。

在此意义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之间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从生产领域还是从流通领域出发去分析和批判帝国主义,而是要追问,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究竟是剩余价值和资本的再生产,还是再分配?如果人们仅从生产领域出发把握帝国主义的垄断利润问题,那么也就无法看到,垄断利润正是通过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再分配才得以实现的,而不是剩余价值和资本再生产的产物。在这方面,罗莎·卢森堡则是着眼于资本的再生产而关注市场问题,是将市场视为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虽然罗莎·卢森堡的分析从市场出发,但最终回到了生产领域。

因此,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只有经由流通领域的分析,才能回归到生产领域的分析。如果直接套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框架,则无法真正揭示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从表面上看,这是对马克思坚持从生产领域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背离和颠倒,其实这种颠倒在帝国主义的再生产语境中却是合理的,因为帝国主义的生产同自由竞争时代的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生产占据了更为主导的地位,对于再生产而言,流通领域恰恰是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同样的道理,要想在全球化时代批判资本逻辑的空间布局,同样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而不能机械地套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加以分析。正如有的论者指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恰恰是以世界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为中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全球化”②。这正是罗莎·卢森堡范式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比列宁范式更具理论解释力的根源所在。这种状况不能归咎于列宁范式的理论缺陷,而是由资本全球化的再生产过程所决定的。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世界市场的横向联系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因而资本流通领域也就成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范式的失效。事实上,列宁范式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凸显其合理性,是后来曼德尔、大卫·哈维、史密斯的不平衡理论的直接来源。

进入全球化时代,罗莎·卢森堡范式为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首先,罗莎·卢森堡范式注重从资本的再生产视角出发,这是罗莎·卢森堡范式的理论基础。对全球化而言,从资本的生产的一般性分析是无法真正揭示出全球化的经济机制和内涵的,必须要从再生产出发,也就是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出发。其次,罗莎·卢森堡范式的分析重点是资本积累。正因为全球化是资本再生产的一种方式,因此相对于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积累无疑在全球化时代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看到,许多后来的思想家都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③ 最后,罗莎·卢森堡范式凸显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尽管罗莎·卢森堡所把握到的资本主义空间结构有过分简化之嫌,但毕竟开启了把握资本全球化的空间视角,这正是罗莎·卢森堡范式对后来空间批判理论所提供的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基于这些理论启示,资本全球化的现实发展激活了罗莎·卢森堡范式的当代价值。

四、罗莎·卢森堡范式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限度

尽管罗莎·卢森堡范式对把握资本全球化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罗莎·卢森堡范式,便能完全把握到资本逻辑在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布局。事实上,罗莎·卢森堡范式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有其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罗莎·卢森堡当年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

---

① 姚顺良等:《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第 521 页。

② 姚顺良等:《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第 521 页。

③ 对此问题的分析,请见张梧:《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与空间批判话语的嬗变》,《哲学研究》2017 年第 4 期。

溃并未成为现实。按照她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空间的扩张趋势一旦覆盖到非资本主义空间,那么资本主义便会寿终正寝。但是,现实的发展状况却是,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全面布展,资本积累已经覆盖到全球范围,真正意义上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不复存在。对资本而言,所有空间都是符合资本生产逻辑的同质化空间,此即所谓“世界是平的”。然而,罗莎·卢森堡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并未降临。

这个问题构成了列斐伏尔的思考动力。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何资本主义垂而不朽?使资本主义苟延残喘的手段究竟是什么?列斐伏尔的回答是,“现在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观点: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重要手段,空间本身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工具,尽管空间以往只是被当作一种被动的地理环境或是几何学意义上的空洞概念。”①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资本的过度积累所导致的,所以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生产”,而非“空间中的生产”,亦即通过空间的占有和重组,不断吸纳过剩的资本积累,因而延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爆发。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的生产”,其实质是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空间的规划与殖民。从资本主义空间的“外部扩张”转向“内部殖民”,这正是列斐伏尔对罗莎·卢森堡范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重构。

由此反观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她仅仅关注了资本主义空间的外部扩张,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空间也可以实现“内部殖民”。也就是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将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存在作为前提,亦即以异质性空间为前提而展开。只有预设非资本主义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的同时并存,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但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刚性积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被弹性的资本积累所替代。这就意味着,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的弹性积累将在世界范围内重组空间格局。对资本而言,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异质性空间不复存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同质化的空间。但是,空间的同质化并不意味着空间到处都一样。事实上,空间的同质化的含义是指,所有空间都被纳入到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之中,其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化的生产与资本的弹性积累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问题在于,罗莎·卢森堡为何低估了资本主义空间内部殖民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便凸显了罗莎·卢森堡范式的理论限度。

究其根源,罗莎·卢森堡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相比,卢森堡的扩大再生产概念仅仅是“物”的层面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相对而言,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的理解就显得比较全面,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不仅是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而且也是社会关系本身的再生产。正如他所说,“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②。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蕴含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事实上,资本主义空间布展之所以从“外部扩张”转向“内部殖民”,正是依托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展开的。资本主义在完成了同质化的空间布展之后,由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在各个空间内部开始了差异化的再生产。因此,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和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两种异质性空间的矛盾,而是每一个空间内部的异质性(即差异化)的矛盾。而这种空间异质性矛盾的内卷化,则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实现的。

仅仅在物的意义上理解扩大再生产,而没有看到扩大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便暴露出罗莎·卢森堡范式在哲学上的根本缺陷,即在感性经验的层面上以直观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某

---

① 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rans by Frank Bryant,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p.262.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7 页。

些现象,而不是在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论视域中理解这些现象。有关罗莎·卢森堡范式的哲学缺陷的另一处佐证便是:依靠直观的经验主义,人们很容易看到,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存在是资本积累的必要外部条件,然而罗莎·卢森堡却把资本积累的外部条件拔高到了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乃至前提。于是,罗莎·卢森堡无法解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既然非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前提,那么资本主义何以能主宰并剥削非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相互地位是如何颠倒的?这些问题超出了停留在感性直观的经验主义的理论视野,也是罗莎·卢森堡所无法回答的。所以,罗莎·卢森堡只能直观到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相互依存的外部联系,而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空间的内在矛盾,所以她的理论范式无法洞见资本主义空间从“外部扩张”到“内部殖民”的发展趋势。

指出罗莎·卢森堡范式的哲学缺陷,不是为了否定罗莎·卢森堡范式的理论意义,而是为了保持足够的理论清醒。值得注意的是,深受罗莎·卢森堡范式影响的当代空间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陷入到了直观经验主义的窠臼之中。他们虽然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问题上的新变化,由此凸显空间批判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无原则地拔高空间批判。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他们却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乃至本质,进而把马克思对空间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扭曲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改造,陷入到了“空间拜物教”。在此意义上,只有摆脱罗莎·卢森堡范式的直观经验主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及其内在矛盾分析,人们才能合理把握资本逻辑在当代社会的空间布展。

只有合理评估罗莎·卢森堡范式的典范意义与理论限度,才能看清罗莎·卢森堡在从马克思到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演变过程中的独特地位,才能准确把握罗莎·卢森堡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又在何种意义上被后来者所超越。直面资本全球化的当代现实,充分激活罗莎·卢森堡范式的合理内核,同时扬弃其内在缺陷,这才是对罗莎·卢森堡范式的最好继承。

Rosa Luxemburg's Paradigm: from Imperialism to Globalization

Zhang W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Rosa Luxemburg's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a profound spatial implication, which reveals the spatial expansivity,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thus being of exemplary significanceto those later spatial critique theories. Different from Vladimir Lenin's paradigm to deal with imperialism in a historical vertical dimension, Rosa Luxemburg criticized imperialism from a spatial horizontal dimension in her paradigm. The roo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two paradigms lies in how to realize surplus value. Inheriting Marx's theory of credit, Lenin's paradigm noticed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surplus value. However, Rosa Luxemburg's paradigm resorted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surplus value to the exterior space of capit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Rosa Luxemburg's paradigm holds more penetrating theoretical power than Lenin's paradigm,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features of globalized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Meanwhile, Rosa Luxemburg's paradigm underestimates the potential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within capitalist space, which exposes the philosophical defect of this paradigm. It means this paradigm merely remains as intuitive empiricism, interpreting extended reproduction as reproduction of objects, but ignoring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 which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 of Rosa Luxemburg's paradigm.

Key words: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 capital accumulation, extended reproduction, globalization, spati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　刘曙光)